

《高山流水：李长锁、後藤耀輝摄影展》策展感言

■吴子桐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中日两国摄影家李长锁、後藤耀輝摄影展《高山流水》是向这两个里程碑意义的四十年致敬的展览。

李长锁，1952年生于北京，197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曾就职于中国摄影家协会国际部，上个世纪80年代东渡日本留学，获日本大学艺术研究院摄影硕士学位，后长期在日本文化教育机构工作，并致力于中日人文交流事业。李长锁先生是在中日两国享有盛誉的摄影家、摄影家，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日本华人写真家协会主席，《翼的王国》《自然与智慧》《大西洋》等杂志特邀摄影家，曾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第八届亚洲文化

中心奖、中国青年影展奖、全日本航空杂志《翼的王国》年度大奖、中国艺术摄影协会第二届金路奖金奖等荣誉。1986年在日本银座举办的李长锁个人系列影展《黄河母亲河》，是中国大陆摄影家首次在境外举办的系列摄影个展，至今仍为中日两国摄影界所津津乐道。

後藤耀輝，日本华人写真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师从李长锁，是日本摄影界近年涌现的新锐之一。後藤耀輝足迹踏遍扶桑山山水水，围绕富士山主题创作了大量摄影作品，并获得2018年印度JCG国际摄影三地巡回展JCG金牌、2018年新加坡SIPC国际摄影四地巡回展DIGIRAP彩色组PSA荣誉

丝带奖、2018年美国GASO国际摄影六地巡回展Tate自然组荣誉丝带奖、2018年第五届IUP国际摄影家联盟国际摄影展旅游组IUP银牌等奖项。他的富士山主题摄影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是富士山的一部图像志。

李长锁、後藤耀輝四十年的摄影历程，见证了改革开放、中日和平友好四十年的四十年，他们镜头下的作品是对这两个四十年精彩的注脚。这次策展没有选择传统人文纪实类的作品——尽管两位摄影家在此题材上有大量精彩作品，而是聚焦于山水主题，别有深意。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山水之乐是历代文人墨客、丹青妙手从事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摄影

先驱郎静山先生创作的《晓汲清江》《古阁重峦》等系列作品，诠释了“中国美学‘依山抱水建来精’的独特神韵，开启了从山水画到山水摄影的艺术之径。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同源。李长锁、後藤耀輝的艺术创作，深得此种古典美学精髓。

值此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四十周年之际，精选李长锁、後藤耀輝创作的中日两国山水主题摄影精品四十幅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展出。黄山、黄河、富士山、日本海等中日两国名山大川在摄影家镜头之下熠熠生辉。

驻足展厅，李长锁先生三十年前拍摄的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黄河源头，印证太白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雄浑

壮美；先生三十年前拍摄的秀美黄山，是浙江题画诗“坐观苍衣第几重，梦中三十六芙蓉”的写照。在那没有无人机等航拍设备的年代，李长锁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在黄河源头和上游峡谷行摄，他以相机为笔，为谱写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图像史搜集第一手资料。可以想象，他镜头下的某些景象在这三十多年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艺术、历史和生态的角度，李长锁镜头下的黄河系列作品弥足珍贵。

如果说李长锁先生的摄影作品得黄宾虹作品“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神韵，後藤耀輝镜头下的富士山则仿佛葛饰北斋浮世绘《富岳三十六景》的摄影形式呈现。常人拍摄的富士山多有肃穆壮美甚

至少许正襟危坐之感，後藤耀輝拍摄的富士山系列，更富有清新感和烟火气，让我们领略富士山的隐隐绰绰和一颦一笑。特别是那幅《朝雾晨光》中的富士山，冷色调交融下的静谧山水，与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颇多神似。

古有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钟子期对曰：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兹以古人精义为这场特别的展览命名——“高山流水”。物华天宝、地杰人灵是高山流水的题中应有之义。《世说新语·言语》有云：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嵒巍以嵒峨，其水湔湔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诚哉斯言。



《黄河源头：黄河之水天上来》李长锁 摄



《梦中三十六芙蓉》李长锁 摄



《朝雾晨光》後藤耀輝 摄



《大波月海岸》後藤耀輝 摄

茶疗，可以说是卡夫卡用于调度短暂的人生姿态的一种措施。卡夫卡对茶疗的排斥、猜忌、纠结，直至末年松懈、妥协、屈服，都是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演绎长期的斗争和对话。后来，斗争受到了拆解，对话受到了谅解，茶疗一跃变为卡夫卡生命的基本结构和人生的组成部分。在这个长久的对抗之后，茶疗终于被卡夫卡名言顺写进话语的本源了。

卡夫卡与茶疗

原作

1923年，卡夫卡寓居柏林，直面欧洲通货膨胀之冬，也是自己生命之冬。倚仗一小笔退休金和“锻造坊”出版社提供的一小笔稿酬，卡夫卡过着贫困、清苦的生活。这使他千难万难获得的自立性灰飞烟灭。卡夫卡得悉妹妹奥特拉是布拉格犹太妇女联合会的成员，就将地址寄去了，该联合会把救济品包裹邮至柏林。卡夫卡评论其中一个包裹：“这会儿它放在我们面前了，严肃得要死，没有一小块巧克力、一只苹果或诸如这类的东西发出一丝地[]的微笑，它好像在说，现在靠这些麦穗儿、大米、面粉、糖、茶叶和咖啡过几天吧，然后死去，就像注定的那样，我们能做到的就到这一步了。”（《卡夫卡传》，马克斯·勃罗德著，叶廷芳、黎奇译，下同）

卡夫卡似乎有先见之明，悲观绝望，静候死亡。巧克力和苹果是西方社会优渥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卡夫卡最喜爱的东西，而此时它们成为匮乏物资。包裹仅为卡夫卡提供了维持基本生存的六种食品，其中的茶叶尽管微不足道，但是不容小觑。事实上，损毁卡夫卡健康的除了苦难，还有疾病，而治疗疾病的一剂隐秘药方便是茶疗。长期以来，人们鲜少注意到茶疗对于卡夫卡的身心健康的作用。卡夫卡收到包裹之后，马克斯·勃罗德记载了一个细节：“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他发高烧，但又康复了。”（《卡夫卡传》）这里的高烧和康复之间并无任何医疗介入，恰是一个自然痊愈的过程，其中也有回光返照之意。由此可以肯定，卡夫卡与茶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卡夫卡一度相信茶疗对于某些疾病的治愈作用。卡夫卡长期熬夜写作，白天又饱受噪音折磨，睡眠对他而言弥足珍贵，而睡眠安好几乎没有可能性。医生也断言卡夫卡的睡眠尚有欠缺，并给出了茶疗的建议。卡夫卡对此深信不疑，致信妹妹奥特拉：“越是睡不着觉，睡觉就越重要。肉食和疗养院对睡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我昨天去找过大夫，他认为我的肺脏很好，也就是说，他认为肺部无碍。他也没有反对素食，给我提了一些有关饮食和用缬草茶治疗失眠（不是失眠，而是常常惊醒）的建议。我身边没有缬草茶。另外，这是个

体贴人的好医生，从布拉格的约瑟夫·科恩大夫。”（《致奥特拉》，《卡夫卡全集》，叶廷芳主编，下同）这是1920年，卡夫卡因失眠历经各种疗法而失败，整个人精疲力竭。在身体器官完好的情况下，卡夫卡不得不遵从医嘱和转向茶疗。卡夫卡称赞约瑟夫·科恩大夫：“体贴”“好医生”，很大程度上是对茶疗的急迫渴望和求愈急切，原因竟然是卡夫卡身边没有缬草茶。

茶疗的治愈作用仿佛具有神奇的惯性力量，卡夫卡持续将它推向前。1921年12月，卡夫卡致信罗伯特·克罗斯施托克：“我连阅读的时间与气力都没有。曾有几日不发烧，而现在体温又上升了。医生只给我开了药茶。他的话假使我未理解错，那么，这茶当含有硅酸。而且医生说，他曾在某处（但愿不是在幽默杂志上）读到过，硅酸能促进创伤愈合。您或许也可试试这茶。如果我上楼去我的住所，我就为您抄下处方。”（《致罗伯特·克罗斯施托克》）这一次，卡夫卡提供了维持基本生存的六种食品，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只开了药茶，相信茶中的硅酸能治愈创伤，并且把它作为“处方”推荐给罗伯特·克罗斯施托克，甚是大胆而自信。可见，卡夫卡在生命的晚期已经与茶疗紧密相联，试图抓住挽救健康与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

当然必须意识到，卡夫卡无论在身体健康，还是在身体患病之际，总体上与茶疗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换言之，卡夫卡身体健康的时候，怀疑喝茶有副作用；卡夫卡身体患病的时候，怀疑喝茶有正作用。这样，卡夫卡在二律背反的语境中，不停挣扎和反复言说茶疗的两极，沉浸其中欲罢不能。

1913年，卡夫卡和女友菲莉斯掀起了一场关于茶疗的争论，然而他试图牢牢掌握主动权。卡夫卡竭力阻止菲莉斯喝茶，宣称茶的刺激作用有害健康：“茶对你身体有益吗？它不使你兴奋吗？你居然每天晚上喝这种让人兴奋的饮料！我从不想吃喝那些饭菜饮料，迫不得已时也只好为之，我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人们所想。我宁愿吃这些东西。”（《致菲莉斯情书》）卡夫卡使用反问句和感叹句否定喝茶的益处，紧接着声明自己爱吃高热量的食物以获取

快感，包括各种肉类、德国啤酒以及像水老鼠一样的犹太香肠。卡夫卡恳切希望菲莉斯也遵从自己的饮食，甚至要求她以喝牛奶代替喝茶。

不管菲莉斯如何为自己的饮食辩护，卡夫卡总能找到充足的理由反驳。卡夫卡又致信菲莉斯：“在我看来那种改革既不美，也不好，我却不喜欢你喝这么多茶，特别是对有规律地喝茶。但你像所有对毒药习以为常的人一样为此辩护；你说，茶根本不浓，很容易忍受，你母亲交给你此信并称咱们的通信毁了了你，你可能也这样回答她。你没有低估茶的效力？”（《致菲莉斯情书》）卡夫卡在其他食物方面做出让步，唯独对于喝茶不甘妥协，连篇累牍地说教，甚至把喝茶比作“毒药”，并拿菲莉斯争取爱情自由的意志类比她喝茶的坚定决心，最后又以一个反问句企图警醒她对于茶的认知能力欠缺。卡夫卡驳斥菲莉斯的措辞激烈而犀利，只是为了顾及自己的感受，一切以说服女友放弃喝茶的任务为中心。

不过几天以后，卡夫卡主动向菲莉斯示弱、妥协，事件缘于他突然重感冒。在这封信中，卡夫卡开门见山承认错误：“我终于和别人一样经常患感冒了，这大概也属于去年夏天以来的所有新生事物之列。我感冒了，不知什么原因，尽管我的皮肤经过千锤百炼。难道最终是因为我没喝茶，那种我认为（现在由于感冒，我的意见不再分量了）我最亲爱的我喝了易兴奋的饮料？”（《致菲莉斯情书》）卡夫卡传达了相当重要的信息：自己“千锤百炼”的身体很好；喝热茶有益身体健康；没有茶疗，身体健康沦为空谈。这个时候，卡夫卡认同了菲莉斯的生活理念，从而有意让茶疗参与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在喝茶有益身体健康的问题上，卡夫卡确实思想落伍了。西方传教士自从来到中国，就看到了茶疗纯天然、无公害的特征。利玛窦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发现喝茶有益健康的确凿证据：“这种饮料是要品吸而不要大饮，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即使经常饮用也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这个习惯背后的想法似乎是它对肚子有好处，一般说来中国人比欧洲人寿命长，直到七、

八十岁仍然保持他们的体力。”（《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喝茶苦口但利病，热饮益健康，这使得中国人不仅寿命长于西方人，而且保持了良好体力。喝茶的健康疗效由此可见一斑。卡夫卡的寿命仅为41岁，而菲莉斯的寿命长达73岁，也许和茶疗的作用有关。

卡夫卡对茶疗的认知态度是自相矛盾、左右摇摆、陷于两难窘境的。前文讲到，卡夫卡赞美“好医生”约瑟夫·科恩向自己推荐使用缬草茶治疗失眠的建议，末了又一声叹息身边没有缬草茶。孰料半个月之后，卡夫卡获取了缬草茶，却又消极抵触，并不专心致志地进行茶疗。“一段时间以来几乎不再存在的失眠现象，近日来又严重出现了。你从中可以设想，我为了与之斗争而几乎徒劳地一会儿喝啤酒、一会儿喝缬草茶，现在面前摆着安眠药。”（《致奥特拉》）啤酒和缬草茶本是相克的治疗法，而安眠药的加入更是雪上加霜。

三

卡夫卡对茶疗的暧昧态度，其实早有端倪。1914年2月11日，卡夫卡致信格蕾特·勃洛赫——她菲莉斯在喝茶态度上如出一辙——羡慕对方超好的睡眠状态：“我很羡慕您的嗜睡症。星期天下午在那昏暗的房间里，您该怎样屈服于它的诱惑力啊！假如我能这样就好了！假如睡眠能以某种方式光顾我就好了！牙疼的时候，由于它使我的头脑变得迟钝（疼痛本身已经消失，假如我早知道有甘菊茶，我早就喝了，但人们不能劝我服药），我睡得很少，这两天则几乎不能入睡。”（《致格蕾特·勃洛赫》）卡夫卡饱受失眠以

来，又固执地抗议人们劝服自己吃药。卡夫卡像个孩子一样大诉其苦，一连串的感叹号流露出情感的饱满和渴求。卡夫卡打出的感情牌，使得观念和茶疗之间的相互沟通很不完美与和谐。其实，卡夫卡醉翁之意不在酒，虚实一晃，投出的是爱情橄榄枝。卡夫卡幻想和菲莉斯的女友格蕾特·勃洛赫谈恋爱，喝茶不过是借治疗相思病的借口和策略。故而，当真正的缬

草茶被格蕾特·勃洛赫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卡夫卡免不了玩弄“草蛇灰线”“柳暗花明”的语言游戏。1914年5月21日，卡夫卡致信格蕾特·勃洛赫，提笔即写道：“我不需要喝缬草煮的水，格蕾特小姐，不要。”卡夫卡接着强调自然愈合法的基本思想，又哭诉面对失眠痛苦和喝茶疗法的无能为力，左右为难。“事情既已如此，只好默默忍受，但有意识地去喝缬草水，且喝时还可能要不停地看茶杯里还剩多少，一方面希望能马上喝光，另一方面盼望它能马上生效，这样则太残酷了，我可不是因为身体里缺乏缬草茶而睡不着的，我失眠的原因有许许多多，但肯定不是因为这个。”（《致格蕾特·勃洛赫》）这是唯一的一次表述，卡夫卡干脆利落地将茶疗从治疗方案中彻底否定掉，因为它只与因爱不得的“孤枕难眠”息息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在疾病范畴内安排了罕见的“茶和苹果”并置意象。卡夫卡给生病的密伦娜写信——对方深受失眠和肺病的肆扰，反复提及“茶和苹果”。“我将您信中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如：一文不名——茶和苹果——每天从2点到8点。这些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显然只有当面才能解释清楚。”“眼前并不总是放着‘茶和苹果’（尽管经常如此）。”（《致密伦娜情书》）卡夫卡对“茶和苹果”的敏感，其实是对东方和西方两种饮食和疗养文化的差异对待，对前者的质疑和对后者的信任总是缠绕在一起。在小说《诉讼》中，主人公K.身体健康欠佳，卡夫卡为他设置了吃苹果的场景描写。“吃完苹果，他觉得好受多了，心里充满了自信。”（《诉讼》）卡夫卡却是从来没有为喝茶设置如此赏心悦目的描写，而且恰恰相反，在茶疗出现的地方，卡夫卡喜受让苹果、咖啡、啤酒，甚至是药物参与进来，达到破坏效果和氛围的目的。卡夫卡不能理解密伦娜长期将“茶和苹果”相提并论，认为这样做没有任何价值，个中寓意一目了然。

四

毫无疑问，茶疗的本质不是快速消除疾病，准确阻止疼痛在敏感的人体器官上蔓延。喝茶从东方到西方之所以广为流行，不是“处

方”本身有普遍效力，而是因为它的功用位于人体运作最普遍形态之中。茶疗获得了自然与人工的某种平衡结果：一方面是它偶然降临到药剂身上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是它涉入人体运作最普遍作用的效力。这样的折衷符合茶疗最理想的医学思想。卡夫卡犯了一个观念上的错误，想当然认为茶疗可以方便快捷地包治百病。故而，当自我想象与茶疗效果不能彼此黏合，卡夫卡走向否定与肯定的两个极端。卡夫卡致信费利克斯·韦尔奇：“我不喜欢茶疗，但是也许我再也说不上有什么保健品能治疗我的肺病。只有这一个，即一件西服上衣，是这种疗养所需要的，它后面的口袋可以放个暖水瓶，但露出半截。”（《致费利克斯·韦尔奇》）卡夫卡彻底否定茶疗的同时，却肯定了茶疗的基本思想，又哭诉面对失眠痛苦和喝茶疗法的无能为力，左右为难。“事情既已如此，只好默默忍受，但有意识地去喝缬草水，且喝时还可能要不停地看茶杯里还剩多少，一方面希望能马上喝光，另一方面盼望它能马上生效，这样则太残酷了，我可不是因为身体里缺乏缬草茶而睡不着的，我失眠的原因有许许多多，但肯定不是因为这个。”（《致格蕾特·勃洛赫》）这是唯一的一次表述，卡夫卡干脆利落地将茶疗从治疗方案中彻底否定掉，因为它只与因爱不得的“孤枕难眠”息息相关。

卡夫卡将茶疗的隐喻与象征色彩写进了小说，有意与现实生活互相映照，二者形成复合关系。一方面，卡夫卡肯定了茶疗对于人物健康的治愈功能和作用。在小说《城堡》中，主人公K. 随时携带“定神饮料”，用于防治身体不适。然而阅尽人生浩劫之后，K. 明白了“他那个副寒疹相并不是感冒引起的，而是天生的，喝什么健身茶都治不了。”（《城堡》）尽管K. 喝了不计其数的健身茶，但是劳累、疲惫、打盹、睡觉仍然构成了生命常态。这对于身负进入城堡重任的K. 而言，无疑极具消解和讽刺意味。

另一方面，卡夫卡又肯定了茶疗对于人物健康的治愈功能和作用。在小说《回忆卡尔达铁路》中，“我”罹患了一种被当地人称为“狼咳”的不治之症。令人惊讶的是，“我”原本等待血管爆裂而死，却如此。”（《致密伦娜情书》）卡夫卡对“茶和苹果”的敏感，其实是对东方和西方两种饮食和疗养文化的差异对待，对前者的质疑和对后者的信任总是缠绕在一起。在小说《诉讼》中，主人公K. 身体健康欠佳，卡夫卡为他设置了吃苹果的场景描写。“吃完苹果，他觉得好受多了，心里充满了自信。”（《诉讼》）卡夫卡却是从来没有为喝茶设置如此赏心悦目的描写，而且恰恰相反，在茶疗出现的地方，卡夫卡喜受让苹果、咖啡、啤酒，甚至是药物参与进来，达到破坏效果和氛围的目的。卡夫卡不能理解密伦娜长期将“茶和苹果”相提并论，认为这样做没有任何价值，个中寓意一目了然。

总而言之，卡夫卡对茶疗的态度不断地摇摆。茶疗，可以说是卡夫卡用于调度短暂的人生姿态的一种措施。开始，茶疗在卡夫卡那里并不完全具有有用之地，卡夫卡对茶疗的戒备不曾真正地烟消云散，反而旷日持久地深涉理解之中。卡夫卡对茶疗的排斥、猜忌、纠结，直至末年的松懈、妥协、屈服，都是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长期斗争和对话。后来，斗争受到了拆解，对话得到了谅解，茶疗一跃变为卡夫卡生命的基本结构和人生的组成部分。在这个长久的对抗之后，茶疗终于被卡夫卡名言顺写进话语的本源了。

此时，卡夫卡大限将至！